

戴表元与任士林

□原杰

元代的历史很短暂,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不容小觑——诞生了可以与唐诗、宋词并立的文学新高峰——元曲(杂剧、散曲)。只是奉化远离都市,无发展、繁荣杂剧的条件,加上可能对这种出身于“蕃曲”“胡乐”的样式存在一种排斥情绪,所以文人们大多仍钟情于吟诗作文,同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代表性的、名垂青史的人物当推戴表元与任士林。

戴表元(1244—1310年),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溪口镇翰林村人。五六岁从父学诗文,多有奇句,稍长就塾师习辞赋。师从曾任南宋礼部尚书的王应麟和舒岳祥等一代文学师表。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中进士,被授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职。只是他生不逢时,当时偏安一方的南宋小朝廷已奄奄一息,遂辞官回老家隐居:“我爱班溪班,班班为谁好。於时九秋晚,霜叶红不凋。石摇未归云,水映欲衰草……赤字从相狎,聊坐畅怀抱。”(《班溪》)其所著有《剡源集》30卷和佚文6卷。

《元史》言其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清永瑆、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提要》言其:“学博而肆,文清深雅洁,化腐朽为神奇,蓄而始发。”诚然,他的记、序一类散文,笔调清新流畅,看似和欧阳修等

人的风格相近,却没有偏爱说理的毛病。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而传神,感情亲切自然。其他如《寒光亭记》《清峙轩记》《秋山记》等,完全立足于人生的真实体验,应该说是文学的进步。

其诗则力变宋诗积习,风致近晚唐。戴表元深谙宋代诗风的弊端所在,大声疾呼革除其弊,特别是对理学和科举制度破坏文学艺术的现象,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说他“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如他的《方使君诗序》记南宋末都城临安士人的风气:“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这在理学盛行的当时很是难能可贵。

故国之思是他诗歌的一个着眼点。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称:戴帅初湖上赠歌者一绝,有故国之思焉:“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樽酒,无人知是李龟年。”好一句“无人知是李龟年”!恰是一声长叹,茶冷月寒,有无尽哀思。同时,与其后期隐逸生活相连,其志趣清雅的山水田园诗则占有相当部分。而最为人称道的当属那些搭着时代脉搏跳动、可称之为“史诗”的诗篇——从《剡民饥》到《夜寒行》《采藤行》,以及《江行杂书》《南山下行》等,均以犀利的

笔锋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下层人民饱受徭役、战乱之苦的悲惨境遇。“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一春辛苦无别业,日日采藤行远冈……南村种麦空早熟,逐日扃门忍饥哭。”(《采藤行》)。

与戴表元同时代的任士林(1253—1309),字叔实,号松乡。史载其祖上先居蜀之绵竹,再迁而居崎山(今莼湖镇嵒崎村)。他六岁能文,诸子百家靡不周览,乡子弟多从之学。得肃政廉访使完颜公赏识,推荐主持复建奉化城南宝化山麓的文公书院。既成,命职教上虞。后讲道会稽,授徒钱塘。至大初,中书左丞郝天挺举之行省,任湖州安定书院山长(校长)。不久得呕疾,卒于杭之客舍,年五十七。所著有《松乡集》。

《元史·列传·儒学》将任士林列在戴表元传后:“有任士林者,亦以文章著名。”编于清初的《剡川诗钞》卷首,将他与楼钥、陈著、戴表元并立。全祖望也称他为“宋元间四明五家”之一,可见其地位之高。诚然,其诗不乏清新之作,如“春风熏人未耕作,江草青青牛齿白。牛饥草细随意嚼,老翁曲膝睡亦著……”(《李唐春牧图》)大概由于一生未中科举,长年从教在外,奔波劳碌,生活清苦,因而其诗大多抒写怀才不遇之情及生活困顿境况。可无论是《月下歌》还是《上虞客中》《次韵吾子行新年》,那股怨气总是含而不露:“月为抵愁之白玉,酒为买笑之

吃相

□童优佩

所谓吃相,通常指一个人吃东西的习惯。我把这个相,理解为特定的样子,比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在公开重要场合若吃相不佳,通常显得比较尴尬甚至令人难堪。

稍加注意,不难发现吃东西时,各有各相。有的人细嚼慢咽,有的人风卷残云,有的人挑三拣四,有的人来者不拒。由于生活习惯和环境的不同各人都养成了各自不同的吃相。于是有人把看吃相当作看手相一般来判断人的个性或是出身与修养。最常听的一句就是:饭吃得慢的人福气好。本人对此并无甚研究,只是简单地认为,人若是吃东西时总想着需要顾及吃相,再美味的食物也减弱了几分滋味。

小时候最不喜欢吃两样东西,一是甘蔗,二是瓜子,原因就是觉得吃这两样东西吃相太丑。自小在农村长大,见过太多执长竿大嚼者,捧一手瓜子倚门而嚼者,当时在我眼里这是标准的长舌妇、无聊男的造型。更不用说戏文场曲终人散,那满地留下的,都是甘蔗皮、瓜子壳,愈加心生嫌隙。不知什么时候甘蔗也登堂入室,瞧他们被倚靠在水果店的大门边招揽生意,连饭店的餐后水果也经常见到它们。那被切成寸把长小段的甘蔗,放在精致的水果盘里,和一干高档水果并无二致。捡起一段来吃,简直要大叫一声,天哪!吃相害我也,那么多年没吃,亏大了。从此,见了甘蔗就想吃,青皮、紫皮来者不拒。

至于瓜子,吃的实在不是其滋味,而是一种气氛,仿佛一嗑瓜子才悠闲起来。过去的日子里,过年时谁家不得搬出一盘瓜子来应景,不嗑瓜子,怎么好意思说过了年?怎么等到隆重的新年大餐?如今,到了茶馆,人手一杯茶外,每个人都要伸手抓几粒瓜子到嘴边吧,如此说话才不急不缓

了,嗑着喝着不知不觉就消磨了半日过去。

与熟悉的人一起吃东西,往往就不甚在意吃相。可以边吃边说,嬉笑怒骂;可以不言不语,蒙头大吃。不必在意会不会难堪,有没有失礼。一日到江口听课,老朋友买了水果招待我。我二话不说,坐下就吃。她给削了个梨递过来,我吃了。她把整袋枇杷拿过来,我一边剥皮一边吃,吃了一个又一个。正吃得爽,她笑笑说:“看你的吃相,就觉得自己买得值了。”不顾吃相,注意力尽在享受美味了,其实是享受了老友的爱护。

需时刻想着自己吃相的是那种所谓的应酬的饭。半生不熟的面孔,觥筹交错间,多是些寒暄、客套的话。在这样的场合里应付自如,要能喝,要能说,要会笑,可惜我都不行。想着自己酒量不行,不敢主动敬酒;不会说恭维话,不敢开口;平时倒是爱笑,到了那节骨眼上,却觉得脸部肌肉颇为僵硬,讨厌自己皮笑肉笑不起来的感受。这样一来,满桌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小菜就索然无味了。看看在座的也是奇怪,吃饭吃饭,仿佛吃是其次,只有那碰杯和相互恭维无聊的吹捧才成了主题。所幸吃这种饭的机会向来较少,否则又多了一项煎熬。记得有一次在宴会上端上来一人一盅鲍鱼,周围的人都说是好东西,得尝一尝。那玩意儿我是第一次吃,一口吃进嘴里,却发现老得嚼不烂,这下害苦了我。吐出来显得很失礼,只好硬生生咽下了肚。

在哪吃饭都不如在家吃饭自在,跟谁吃饭都不如跟家人吃饭随意。有人说,真正的爱是有烟火气的,吃不到一块儿的或不是一家。恋爱时,如果对方连你的吃相都不能接受,至少表明喜欢你没有到该有的程度。也许你也曾觉自己父母的吃相不雅,但至少不会厌恶吧?也许你教训过自己的孩子吃相不佳,但至少不会嫌弃吧?吃有相,爱无形。

给最深爱的您

□康锦

几经周折,还是来到了那座墓前。几经逃避,终是浅尝了那份苦涩。

当我数着冥纸祭奠那个逝去的老人,我总会感到一种时光流逝的疼痛,从头顶直直地穿透骨髓深入心脏。远方的天空蓝得清澈,抬头的时候,有一种晶莹的液体流淌过我的脸庞。

短短五日,昔日顽强的老人悄无声音地睡去了。那么安详,那么平静。那些我想对您说的,想讲给您听的军训中的疲惫与欢乐,要逗您开心的话,深深地埋藏于我心间。您再也听不到了。但在这个行色匆匆的世界里,我会思念您的,爷爷。

两年前,一场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您。也正是这一次,使您原本硬朗的身体趋向衰弱。爸爸妈妈带着您和奶奶四处求医,最终还是未寻到病症。爸妈逐渐忧虑起来。您却慈祥的安慰他们没事,自己身子并非这样差。那张和蔼的笑容里谁能想到您曾疼痛得彻夜难眠。

渐渐地,病症逐渐有了眉目,医生们甚至坦言您的病症最多能活三个月。家中的亲戚们一个个慌了手脚,接连来探访。爸妈们在工作之余也是四处打听治疗的方案,奉化、宁波、上海、杭州……即便有一点希望,也努力争取着能挽留住老人的生命。而心知肚明的您却始终始终以笑颜相待,给予家人们希望与温暖。

在奶奶与我们的悉心照料下,爷爷您平安地度过了两年的光阴。我记得房间里,您讲述的当兵时部队经历,感慨部队纪律的严明及公正;讲述着抗战时战



彩云追月 小章 摄

三味夜话 ⑤0

秋夜桂香好品文

□蒋静波

翻开《雪窦山》秋季季,书香合着八月桂花香扑鼻而至。

本期文学沙龙主要探讨了《雪窦山》中的四篇小说:虞燕的《陵雨》写了年轻女子江薇在雨中对于不堪世世的回忆和寄情于一个陌生异性的情感。杨洁波的《云端站》写了一位失独老年妇女的孤独。叶辉的《遇见爱》叙述了一位失忆母亲在雨中来自假扮其丈夫的儿子的温馨的爱。蒋静波的《跳蚤》以一组微小说捕捉了寻常生活中的种种情感和精神困顿。

率先发言的沈潇潇在谈及《遇见爱》给人的温馨感之后,比较着评述了杨洁波和虞燕的小说:近几年虞燕的小说从语言到人物无一以贯之、比较明显的“虞式印记”,杨洁波的小说则给人以视角、表现手法和题材不断翻新的感觉。虞燕在展露特定人群(如成长中的年轻女子)的内心世界,人性的深度钝痛,在变形扭曲中求真,这在合逻辑的顺理成章中导向荒诞,这在她原来的小说中不曾有过,已颇具气象和格局。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以精益求精的表达,小说会更上层

次。他以为《跳蚤》这组微小说如生活繁花筒里的发光小碎片,每篇都有一个锐点,对人的神经有所触动或刺痛。每一位作者在一定的创作期期都有自己的印迹,他希望成长中的作者要在坚持中求新、求变。

高鹏程指出,叶辉的小说很短,围绕遇见真爱,叙述清新,很温情。他认为,在小说中那么阴冷、灰暗的环境氛围中,一把红雨伞改变了这一切,也许用“江堤上的红雨伞”来作题目更好一些。对杨洁波的小说,他与沈潇潇有同感,赞赏她在题材、叙述方式和策略的不断变化。她这次一反《孤单他们咳出来》的“文艺范”处理方式,小说中有一种含泪的微笑。年近古稀的丁尚香,为了摆脱生活中的孤独感,想方设法想进看守所而不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她打算跟流浪狗相依为命之时,剧情发生了反转,她同意让年轻女警察带走流浪狗,流浪狗找到了归宿,她最后的伴侣却失去了。小说结尾的描述非常好,隐含了丁尚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空荡荡的精神世界。小说触及到了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呼唤我们去关注老人们空洞的精神世界。不足之处是对社会层次的触及还不是很深幽,在小说角色间的交流上还可知得更深一些。

高鹏程感觉到虞燕的许多小说

属同一类型,即一个少女在她的成长期命运和情感的历程,小说中的问题少女都有大致雷同的面目,建议作者在题材突破上作些尝试。就这篇《陵雨》而言,在向内的处理细腻之外还需要博杂。他建议把主人公跳舞的冲动作为核心的内容,而且每次处理的方法不一样,让跳舞成为小说中螺旋式的往前走情节的推动的东西,作为小说的主题目打动人。高鹏程认为蒋静波的小说本身已是相对完美的作品,以后可能会成为更好的作品的基础,如果假以时日,可以填进去大量的外围的或想象的人事加以拓展,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再结合一些新闻事件,小说路子会更广。

陈礼明觉得《陵雨》絮絮叨叨的,就像细雨一样,充满了琐碎的生活和对现实的绝望,题目还是改成《细雨》更好。小说在叙述上安排不错,在不断的等待中把自己的前半生讲完。小说中的几个细节不符合实情,人物角色化太浓,比如关于母亲的描写有些面具化,几个男性比较弱化,包括她老公和远在天边的老师,作者应对他们有更细腻的表达。建议砍掉一些枝节,增强一点家庭的烟火气,更容易让人接受。他建议虞燕去阅读语言风格类似的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认为在《云端站》中,如果能

把暴力机构里的一些东西写得温情些会更加美好,可能对人内心的撕扯会更大一些。小说中触及的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里面的反讽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感受不到善意。他认为,社会心理的一种反差,需要作者通过一种情形去抹平,形成自然的过渡。

博览群书的卓科慧说他看作品就如吃菜,而作者写作就如酿蜜。叶辉的语言还可以再精简一点,留点空白,味道会更足,就像龙一老师说的,将作品再读一遍,好多东西还可以删掉。他说蒋静波小小说的味道还不错,有时空错位,初看不懂,再嚼一嚼,才会明白,读下来,有一种惊喜。

叶辉觉得蒋静波的小小说,有几篇隐射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首篇《跳蚤》,用跳蚤带来的瘙痒写出了丈夫有外遇,妻子难以忍受心底的厌恶、痛恨,漫延全身,又抓不到的感受。《无与伦比的父亲》说了一个一切遵照父亲旨意运行的家庭,父亲说“太阳像大海”是真理,没人知道父亲身上承担的责任之沉重,新儿媳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不同的意见,少数派意见恰恰是他所需要的。篇幅虽小,意蕴很深。

在沙龙最后半小时,已没有中心发言,而是有几组一对一地切磋交流,沙龙也就更像沙龙了。